

## 《孟子》批注(选刊)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师生

**【原文】** 孟子曰：“尧舜之道<sup>1</sup>，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sup>2</sup>，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sup>3</sup>：‘不愆不忘<sup>4</sup>，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离娄上》)

**【译文】** 孟子说：“尧舜之道，不实行仁政，就不能治理好天下。现在有些诸侯，虽有仁爱的心肠和仁爱的名声，而百姓却得不到他们的恩惠，他们不能为后代所效法，其原因就在于不去实行前代圣王的政治主张。所以说，光有善心，不足以搞好政治，光有法度，也不能由它本身去推行。《诗经》说：‘不要有偏差，不要忘记旧传统，一切按照老章

1 尧舜——传说里的上古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领袖，后被歪曲为两个帝王。儒家把他们推崇为“圣王”，并将搞复辟的政治主张标榜为“尧舜之道”。道——这里指政治主张。 2 泽——指小恩小惠。 3 指《诗经·大雅·假乐篇》。 4 愆(千 qiān)——过失，偏差。

程办。'遵循前代圣王的制度而犯错误的，从来不曾有过。"

**【批判】** 战国时期，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已成定局。中原地区的六个诸侯国都在激烈的革新和反革新的斗争中向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转化。没落奴隶主阶级不甘心灭亡，拼命进行垂死挣扎。在秦国，公元前三五六年商鞅开始变法，推行了一系列的破旧立新的变法措施；但是反动奴隶主复辟势力乘国君更替之机，组织猖狂反扑，杀死了革新派政治家商鞅，秦国的政局出现了暂时的反复。其他各国奴隶主复辟势力也蠢蠢欲动，掀起了一股反秦反法的复辟逆流。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对新制度的强烈反抗和企图复辟愿望的孟轲在这股逆流中充当了急先锋。他提出的“仁政”学说，就是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这里引的这段话，十分清楚地暴露了孟轲所鼓吹的“仁政”的复辟倒退的反动本质。他所说的“先王之道”，就是夏商周三代奴隶主头子的治国之道；他所说的“旧章”，就是西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让被打倒了的奴隶主贵族重新上台，恢复他们的反动统治，沿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这就是孟轲“仁政”的基本内容。很明显，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所谓超阶级的“仁政”。孟轲主张的“仁政”就是孔丘“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在战国中期新形势下的翻版。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丘“克己复礼”的故技，把“克己复礼”作为复辟资

本主义的反动纲领。他从孟轲那里接过“仁政”这面破旗，叫嚷要对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并让这一小撮“民”重新“富”起来；他拼命叫嚷要实现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要搞资本主义，把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总之，他就是要步孔丘、孟轲的后尘，搞复辟，开倒车。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讲的那样：“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孔丘的“克己复礼”、孟轲的“仁政”、林彪的反党纲领，如今都成了他们搞复辟倒退的可耻罪证，成了教育革命人民的极好的反面教材。

**【原文】** ……〔孟子引伊尹<sup>1</sup>的话〕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sup>2</sup>，使先觉觉后觉也。予<sup>3</sup>，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sup>4</sup>。非予觉之，而谁也？”（《万章上》）

**【译文】** ……〔孟子引伊尹的话〕说：“上天生育人，就是要先知先觉者使后知后觉者有所觉悟。我呢，是天生的先知先觉者；我就要拿这个〔尧舜之〕道使这些老百姓有所觉悟。不是我使他们觉悟，又有谁呢？”

**【批判】** 孔丘为了复辟奴隶制度，竭力鼓吹“生而知之”的唯

1 伊尹——人名。商朝奴隶主头子汤的相（相当于后来的宰相）。  
 2 觉——开导，使人觉悟的意思。  
 3 予——我。  
 4 斯道——这个道，指尧舜之道。

心论的先验论和天才论，把奴隶污蔑为“下愚”。孟轲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把奴隶主打扮成“先知”、“先觉”，把奴隶污蔑为“后知”、“后觉”。他们的目的，就是企图论证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剥削压迫是天然合理，万古不变的，妄想让广大奴隶永远忍受剥削压迫，不反抗，不斗争，任凭“先知”“先觉”的“圣人”和“智者”来统治。

林彪、陈伯达之流，竟维妙维肖地学着孟轲的腔调，叫嚷“先知先觉是有”的，并且露骨地把自己吹捧为“能除千年暗”的“明灯”，“能灭千年愚”的“智人”，真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人的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历来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与唯物论的反映论、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斗争的焦点。毛主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这是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深刻批判。

林彪拼命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和唯心史观，其目的就是要把自己打扮成“生而知之”的“天才”，为他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

**【原文】**〔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

今之世，舍我其谁也<sup>1</sup>？……。”（《公孙丑下》）

**【译文】** 孟子说：“……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英明的帝王出现，那中间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产生出来。从西周以来，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论年数，超过了五百；论时势，现在应该是英明帝王和闻名于世的人出现的时候了。老天爷还不想平治天下吧，如果要平治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

**【批判】** 孟轲为了“复礼”，除了编造“老天爷”精心安排一些“先知先觉”的“大人物”统治人民的谎言外，又学着算卦先生的腔调，算定“老天爷”已经安排好每隔五百年要进行一次历史大循环，每当这时就神秘地送一个“王者”降临人间。于是，孟轲便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比作“救世主”，拍着胸脯声称：“如果要平治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活现了一副复辟狂的丑恶嘴脸！孔丘也曾狂叫：“天生德于予”，胡说上天赋予了他“治天下的圣德和使命”。孔孟的这种唯心主义天命观和天才论，成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是他们实行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为了搞复辟而胡诌的几百年、几千年出一个“天才”，和孟轲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又有什么两样呢？

---

<sup>1</sup> 舍我——除了我。

林彪还把自己装扮成天生的“大人物”，自比文王，以“应运而生”的“王者”自居，狂妄叫嚣“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迫不及待地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篡党夺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明明是一伙不学无术、满肚子私糠的政治骗子，却偏偏狂妄自大，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狰狞面孔；明明是几个面临灭顶之灾的反动小丑，却偏偏要打肿脸充胖子，装成可以左右历史的“英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劳动人民早就看穿了他们的反动本质，“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雄壮嘹亮的《国际歌》，用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充沛的革命感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否定了“救世主”的存在，否定了靠“神仙皇帝”创造人类幸福的谬论，就是对历史上一切反动派和他们所鼓吹的“天才论”的最好的批判。

【原文】〔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sup>1</sup>。

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

1 滕文公——战国时滕国国君。滕是周朝分封的一个小诸侯国，在今山东滕县西南。毕战——滕文公的官吏。井地——即井田。它是我国奴隶社会奴隶主剥削奴隶的土地制度。当时奴隶主头子周天子占有全国土地，一片片的土地被划成“井”字形的方块田，分给各级奴隶主贵族，由他们强迫奴隶耕种。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sup>1</sup>。经界不正<sup>2</sup>，井地不均<sup>3</sup>，谷祿不平<sup>4</sup>，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sup>5</sup>。经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sup>6</sup>。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sup>7</sup>，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sup>8</sup>，无野人莫养君子。……”（《滕文公上》）

**【译文】**〔滕文公〕派毕战向孟子问井田的情况。

孟子说：“你的君主打算实行仁政，选派你来问我，你一定要努力干！实行仁政，一定从划定井田的边界做起。井田边界不确定，井田的大小就不均匀，俸祿的收入也不平均，所以暴君和污吏一定要改变原来的井田边界。井田边界确定了，给贵族分配土地，制定俸祿，就可以毫不费事地作决定了。”

滕国的国土虽然狭小，也得有统治者和劳动人民。没有统治者就没有人治理劳动人民，没有劳动人民就没有人供养统治者。”

**【批判】**井田制是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井田制的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制的反动统治。因此孟轲把恢复井田

1 经界——指井田的边界。 2 正——定，确定。 3 钧——古时与“均”通用，均匀。 4 谷祿——官吏的俸祿。古代用谷作俸祿。 5 慢——易，改变。 6 坐而定——坐在那里不须费力就可以定下来。 7 为——有。君子——统治者，这里指奴隶主贵族。 8 野人——劳动人民，这里指奴隶。

制作为实行“仁政”的第一个步骤。著名法家商鞅在秦国实行变革时，在经济上就制定和推行了“废井田，开阡陌”的政策，摧毁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奠定了地主经济在秦国的支配地位。这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必然引起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代言人孟轲的刻骨仇恨，他诬蔑摧毁井田制的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是“暴君”、“污吏”，充分暴露了他疯狂地反对社会改革，顽固地坚持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本质。

古今中外一切被打倒了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复辟旧制度，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旧的经济基础。在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后，时时都梦想复辟变天的大叛徒刘少奇就鼓吹“剥削有功”论，大搞“四大自由”、“三自一包”，大刮“单干”黑风。卖国贼林彪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把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叫嚷要让一小撮被打倒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也得到“真正的解放”。他们的罪恶目的，都是要想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恢复旧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然而，新生事物必将代替旧事物，共产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几个反动小丑的倒行逆施，只能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

孟轲胡说什么“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是赤裸裸地主张奴隶主对奴隶“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反动谬论。林彪在他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被批判

以后，又搬出“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共同创造论”，妄图用折衷主义手法来掩盖其鼓吹“天才论”的罪恶目的。其实，“共同创造”是假，“英雄”创造是真，“共同创造论”是彻头彻尾的“英雄史观”，其险恶用心就是为他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林彪和孔孟坚持与人民为敌，妄图开历史倒车，最终都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

**【原文】**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sup>1</sup>，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sup>2</sup>；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

**【译文】** 孟子说：“依靠实力而假借‘仁’的名义的，可以称霸，称霸的必须是大国；依靠道德来实行‘仁政’的，可以称王，称王的不一定是大国——商汤只凭纵横七十里的地方称王，周文王只凭纵横百里的地方称王。以力压服人的，人家不会从心里服从，只是由于他的力量抵不过罢了；以德服人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

**【批判】** 孟柯在这里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是针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和“法治”的。他反对新兴地主阶

<sup>1</sup> 假——借。    <sup>2</sup> 赡(善 shàn)——富足，足够。

级使用暴力，一方面是企图使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能够得到喘息机会，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他们对进步势力进行反攻倒算制造理论根据。

孟轲假惺惺地装出一副反对“以力服人”的样子，念念有词地说什么要“以德服人”，这样一来被统治者就会“心悦诚服”，好象儒家根本不讲暴力镇压似的。其实，这完全是欺骗。就在孟轲叫嚷“以德服人”的同时，秦国奴隶主反动势力就用极其残酷的刑法“车裂”了革新派政治家商鞅，并杀害了他全家。孔丘提出的用“宽猛相济”的办法来维持反动统治，这是儒家软硬兼施的统治权术。“猛”就是镇压，就是施行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暴力。孔丘上台三个月就杀少正卯的事实，不就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的血腥镇压吗？不但杀，而且暴尸三天，杀一儆百。郑国奴隶主把一次参加起义的奴隶全部杀死，孔丘就大叫“太好了！太好了！”孟轲也穷凶极恶地要对推行“耕战”政策的法家砍头镇压。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以德服人”，使被统治阶级“心悦诚服”的“仁政”！

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恩格斯指出：“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能彻底摆脱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吗？阶级敌人永远不

会对革命专政“心悦诚服”，而“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林彪躲在阴暗角落里，学着儒家的腔调，大叫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革命暴力，大骂文化大革命是搞“迫害”、搞“残杀”，把孔孟的“王道”、“仁政”作为向党进攻的黑旗。同时，他网罗死党，拼凑反革命小“联合舰队”，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用反革命的暴力屠杀革命人民。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满口讲“仁义”，实际上反对革命人民使用暴力镇压反革命的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人民最凶残最狠毒的敌人。

【原文】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sup>1</sup>。”（《离娄下》）

【译文】 孟子说：“仲尼不做太过分的事。”

【批判】 孟轲所说的“不为已甚者”的意思是，人们的一切行动都应以周礼为最高准则，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离和改变。这就是孔丘所宣扬的“中庸之道”，是为没落奴隶主贵族维护旧制度而制造的反动理论。然而社会变革的现实不但超越了周礼，而且把周礼打了个稀巴烂。对此，孟轲十分仇恨和惶恐。他在这里标榜“中庸之道”，就是明

<sup>1</sup> 仲尼——孔丘的字。甚——超过，过分。

目张胆地攻击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行动“过分”，疯狂地反对推翻奴隶制的暴力革命。由此可见，“中庸之道”是不折不扣的反对革命、反对变革的复辟之道。

卖国贼林彪也扯起孔孟“中庸之道”的黑旗，胡说什么“不过极则成”，攻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过极”、“过分”，诬蔑我党的反修斗争是“做绝了”，其目的就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投降苏修，甘当儿皇帝，把我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其实林彪、孔丘和他们所代表的没落阶级，从来不是什么“不为已甚者”，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灭亡，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疯狂，对革命阶级进行反攻倒算，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革命人民懂得“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是革命的辩证法。毛主席早就指出：“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一切反动派反对“过分”，就是反对革命。他们总是在反对“过分”，提倡“中庸”的烟幕下，残暴地镇压革命力量。“中庸之道”纯粹是反动阶级扼杀革命的阴险毒辣的思想武器，是赤裸裸的杀人之道。“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斗争哲学，就能扫除一切害人虫，就能斗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离娄下》)

**【译文】** 孟子说：“大人物，说话不一定兑现，行动不一定做到，一切以义为准则。”

**【批判】** 这段话是孟轲反革命两面派的自白，是他对孔丘反动处世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所说的“义”，就是符合奴隶制要求的行动准则。孔丘说过：“言必信，行必果，硁（音坑）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孔丘这个政治骗子，一向把说假话、耍两面派，看作是做人的诀窍。他明目张胆地把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的人诬蔑成卑贱而又固执的小人。由此可见，孔孟之流是极端虚伪的两面派。这些反动阶级“大人物”的欺骗手段，是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和没落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完全是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

孔孟的忠实信徒林彪也把说假话、耍两面派作为篡党夺权的妙诀。他胡说什么“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赤裸裸地暴露了他是依靠说谎话过日子的。林彪所谓“唯此为大”的“大事”，就是“克己复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此，他说尽了假话，干尽了坏事。然而历史无情，林彪这个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总代表，终究也没能逃脱最后“垮台”的必然结局。

**【原文】** 孟子曰：“齐景公曰<sup>1</sup>：‘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sup>2</sup>。’涕出而女于吴<sup>3</sup>。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sup>4</sup>，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离娄上》）

**【译文】** 孟子说：“齐景公说过：‘既不能命令别人，又不接受别人的命令，这是一条绝路啊。’〔为了对吴国表示屈服〕他流着眼泪把女儿嫁到吴国去。如今弱小的国家以强大的国家为老师，却以接受命令为耻，这就象学生以接受老师的指教为耻辱一样。”

**【批判】** 孟轲这里所说的“小国师大国”实际上并不是要小国向大国学习，而是说小国应当无条件地事奉大国，屈服于大国的淫威，一切听从大国的支配。他认为大国奴役小国，强国奴役弱国，是不可违抗的“天命”。这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反动理论。

事隔两千多年，孟轲投降主义反动理论却成了大卖国贼林彪的座右铭。他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作为他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后台老板，妄图在苏修的“核保护伞”下，借助侵略势力，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把中国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林彪这种充当汉奸

1 齐景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姓姜，名杵臼（楚旧 chǔjiù）。

2 绝物——绝路。物，事。 3 女（nǚ）——嫁。吴——春秋时诸侯国，曾一度称霸。在今江苏省。 4 师——这里作动词用，以……为师。

走狗，投降卖国的行径，到头来只落得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原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离娄下》）

【译文】 孟子说：“说人家不好的地方，招来后患怎么办呢？”

【批判】 这段话，表现了孟轲圆滑的处世哲学及其反革命策略。实际上，孟轲对起来革命，推翻奴隶制的广大奴隶、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总是竭尽诽谤、诬蔑之能事，恨不得把他们斩尽杀绝。即使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孟轲对革命力量的攻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他却极力“克己”，表面上装作不说人家的坏话，为的是积蓄复辟力量，等待时机。他考虑的是，一旦招来“后患”，暴露了复辟奴隶制的野心，势必危害奴隶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这个“大人物”的“言”和“行”都是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

孔孟的忠实信徒林彪，妄想推翻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也效法孟轲的故技，明明刻骨仇恨社会主义、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却偏要“面带三分笑”，大搞什么“不负责任、不建言、不得罪”的三不主义，妄图用这种假象来欺骗党，欺骗人民，掩盖其反革命复辟的野心。“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林彪处心积虑地玩弄阴谋诡计，不仅没有达到篡权复辟的罪恶目的，反而更加暴露了他“语录不离手，

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嘴脸。

**【原文】**〔孟子〕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sup>1</sup>，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sup>2</sup>。”（《滕文公上》）

**【译文】**〔孟子〕说：“……有的人从事脑力劳动，有的人从事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靠人养活，这是天经地义的。”

**【批判】**孟轲鼓吹孔丘“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胡说劳心者应该永远统治劳力者。这是赤裸裸的“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反动谬论！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们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然而，占有这些财富的却是一小撮奴隶主，而奴隶们则一无所有。这是严重的历史颠倒，那里是什么“天下之通义”！孟轲把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把劳心者的剥削特权和劳力者被剥削的苦难说成是天经地义、万古长存的，这充分暴露了他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立场和寄生虫的反动腐朽本质。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论曾被一切反动

---

1 食(四 sì)——拿东西给别人吃。 2 通义——通行的道理，普遍的原则。

剥削阶级所利用，成为他们维护反动统治，敌视和镇压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林彪出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需要，恶毒诬蔑机关干部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毛主席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还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措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同旧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伟大创举，也是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青年，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就是用实际行动给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的沉重打击。